

00045750

069750

精刊
錢牧齋文鈔

國學扶
輪社

04.0377



宣統紀元

錢牧齋父鈔

國學扶輪社印行

錢牧齋文鈔序

以高陽爲前。亦國姓。留守爲後。盾而蒙叟。蜂要其間。何生才之不幸。與而起。脉斯文之壇坫。七子已成弩末。公安竟陵。鼃紫亂之。雲間東鄉。方執牛耳。旋攀龍鬚。姜方朱王輩。尙未萌枿。蒼茫文界。與神州同在。荆榛不可無此一老。以收王李鍾譚之殘局。以樹新城桐城之先聲。則亦未可全謂之不幸焉。言不以人廢。持論蒙叟似矣。而蒙叟之爲人。及其身世之尙有大不幸。則世無深考之者。弟伯仲于婁江合肥間而已。吾錄蒙叟之文。乃得以盡知蒙叟之爲人。點將東林。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俛得俛。失卒之進退失據者。皆以巧致之。其初巧于科名。欲爲宋鄭公。王沂公。而一敗于韓敬。再敗于溫體仁。時重邊才。巧于覬覦節鉞。欲爲王威。宣韓襄毅。而有張漢儒之獄。迨王師南下。首僉降表。不能取巧于先朝者。欲爲馮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履聲。新主厭聞。則又巧假鄭瞿二傑。師生之誼。欲爲朱序。助晉梁公。反唐。用心最巧。則大婚儀注。且隱師趙公子之術。以洩其無聊不平之概。不幸而黃毓騏事發。非輸珍宮掖。

幾致赤族。又不幸而百年下。仍以崔浩歲史冒頓慢書。致名殿人表。文遭禁錮。蓋蒙叟才大而識闇。志銳而守餒。故愈巧而愈拙。然亦因其不幸而重犯不韙。又不得志。其文乃雄奇變化。隨其一生之歷史。而自爲風氣領袖兩朝。要無媿色。政府厲禁。而社會懽迎。聲價幾與宋之蘇黃媿。則拙于謀身者。未嘗不巧于謀文焉。此不佞最錄蒙叟文之微旨也。

宣統元年九月昭文黃人序于東吳大學堂

小傳

錢謙益常熟人。初字受之。號牧齋。自號蒙叟。又稱東澗老人。明萬歷三十八年一甲三名進士。歷官至禮部尙書。順治二年降。本朝授禮部侍郎。署秘書院學士。未幾引疾歸。著有初學集。有學集。有杜詩註。明太祖實錄。辦證明史。斷畧。吾炙集。等書。乾隆三十四年有旨毀禁。

錢牧齋文鈔目錄

贈蓬萊令左君擢西臺序

送楊縣丞歸雲南序

送張處士赴遼東參謀序

似虞周翁八十序

昨非菴日纂三集序

純師集序

高陽孫氏闔門忠孝記

徐州建保我亭記

瑞光寺興造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重修維揚書院記

靖江令趙侯考績序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周忠介夫人六十序

石田詩鈔序

馮已蒼詩序

蘇州府修學記

龍樹庵記

頤志堂記

岳忠武王畫像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韓蘄王墓碑記

朝陽榭記

明發堂記

留仙館記

匪齋記

愁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工部右侍郎贈尙書程公傳

朱鷺傳

萬尊師傳

顧仲恭傳

張進諫傳

先太淑人述

再祭高陽公文

耦耕堂記

秋水閣記

花信樓記

玉燦軒記

游黃山記九首

并序

呂講經傳

吳孝子家傳

徐霞客傳

瞿元立傳

梅長公傳

紫髯將軍傳

祭高陽公文

祭都御史曹公文

祭于惠生文

尹長思哀詞

宋稽勳哀詞

答唐訓導論文書

寄長安諸公書

上應撫鄭公書

列朝詩集序

建文年譜序

內閣小識序

朱長孺箋註李義山詩序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成文穆公全集序

黃陶庵先生文集序

石義士哀辭

瞿少潛哀詞

上高陽師相書

與卓去病論經學書

答鳳督馬瑤草書

回金正希館丈書

汲古閣新刻十七史序

啟禎野乘序

注李義山詩集序

棋譜新局序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杜弢武全集序

浩氣吟序

范勛卿文集序

高寓公稽古堂詩集序

季滄葦詩序

宋子建遙和集序

王貽上詩集序

卓去病全集序

李貫之存餘稿序

胡致果詩序

咸子詩序

歸玄恭恒軒集序

族孫遵王詩序

呂季臣詩序

張公路詩序

高玄期景玄堂集序

梅村先生詩集序

施愚山詩集序

宋玉叔安雅堂集序

賴古堂文選序

耦耕堂詩序

徐女廉遺集序

湖外野吟序

彭達生晦農草序

陸敕先詩稿序

李叔則霧堂詩集序

學古堂詩序

王翰明詩引

黃皆令新詩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紫柏尊者別集序

贈別施偉長序

贈覺浪和尚序

贈王平格序

矐目篇贈華徵君仲通

黃子羽六十壽序

毛子晉六十壽序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竹谿草堂記

明大學士劉文端公墓誌銘

明故國子監祭酒贈詹事許公墓誌銘

明光祿寺卿詔起工部侍郎徐公墓誌銘

李忠毅公墓誌銘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表

蕭伯玉墓誌銘

隱湖毛君墓誌銘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溫如陳公墓誌銘

雲間道人生壙志

明士張君文峙墓誌銘

黃子羽墓誌銘

明大學士文穆成公神道碑

明左都御史文忠李公神道碑

周參軍墓表

吳金吾小傳

蓮蕊居士傳

徐巨源哀詞

角黍詞哀東臯氏

申包胥論

四皓論

紀鄣嫠婦贊

重建鄉先賢商相巫公祠堂碑

答杜蒼畧論文書

再答蒼畧書

答徐巨源書

與吳江力田生書

復徐巨源書

答王于一論文

復李叔則書

復吳江力田生書

復王烟客書

答吳江吳赤溟書

爲柳敬亭募葬疏

跋東都事略

自跋留侯論後

題燕市酒人篇

嗜奇說書陸秋玉詩卷

香觀說書徐元歎詩後

後香觀說書介立詩卷

題馮子永日艸

讀宋玉叔文集題辭

書廣宋遺民錄後

書黃正義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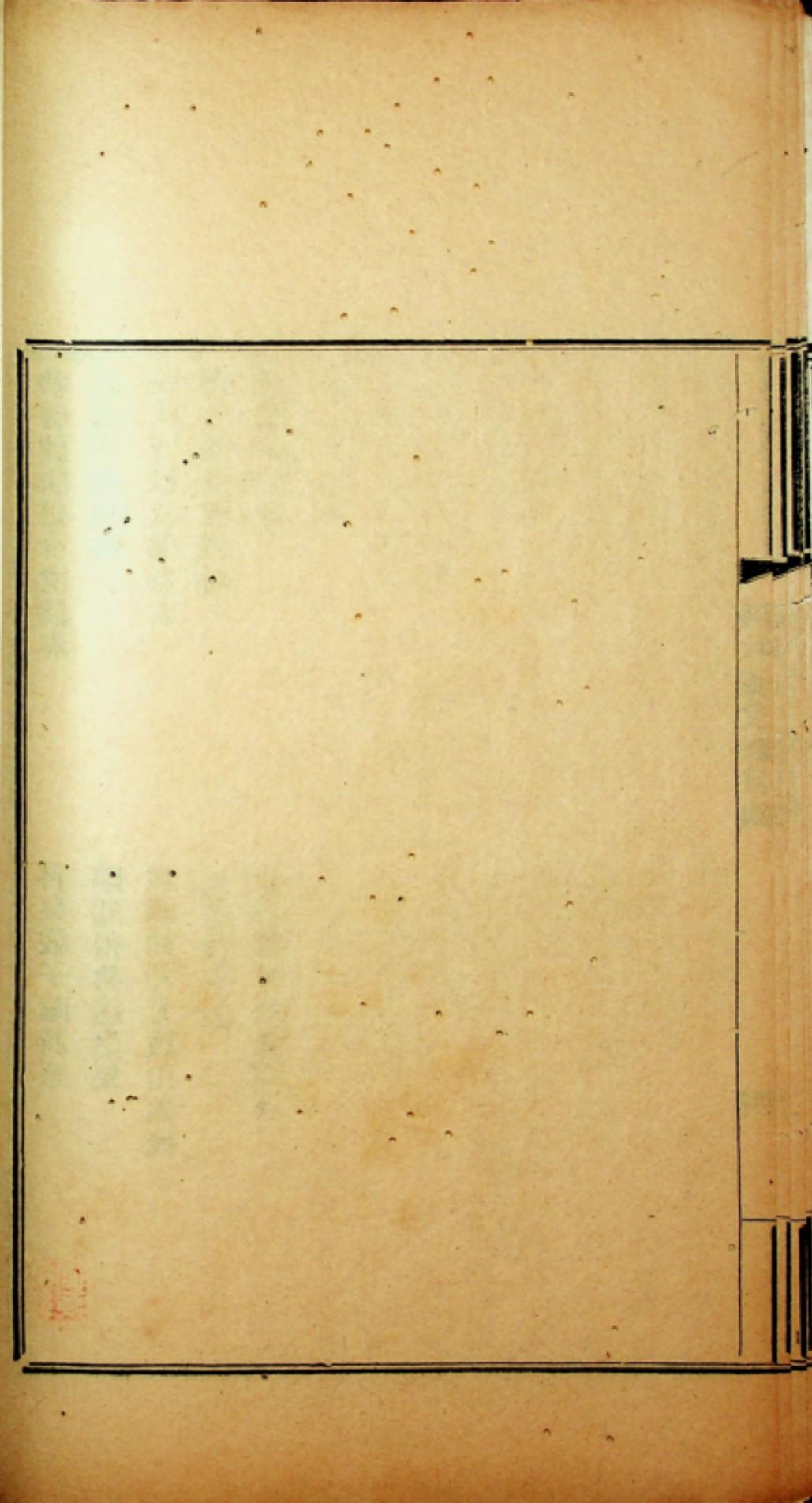
再與嚴子論詩語

題邵得魯迷塗集

戲題徐仲光藏山稿後

呂留侯字說

書羅近溪記張賓事



贈蓬萊令左君擢西臺序



崇禎十一年五月、海內郡國吏以尤異徵者久次闕下。天子悉召見左順門、親問其治狀。命尙方給筆札、條奏兵食大計。擇其尤者若干人、充翰林科道之選。而蓬萊令耀州左君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先是孔有德據登城以叛、君單車之任、受事於密水山。簡兵馬、庀糗芻。先後數十戰、身冒矢石。八月而城復。當是時、殘血膏樓櫓、遺骸撐閭巷。撫恤瘡痍、扶養孤寡。奪赤子於強、兵悍監之口、襁褓而衽席之。君雖一邑令、中朝士大夫所推舉、文武具備、身兼數器者、必君也。今一旦簪筆荷橐、爲天子之言官。天子不爲不知君矣。君何以自效哉。國家之大患、東患口、中原患寇。天子吁食有年矣。口數萬壓竟、邊吏傳遽相告。舉朝震驚。奄忽宵遁、驟如風雨。來不知所向、去不知所之。此何說也。大入則躡幾輔、小入則掠城堡。虜婦女、劫財帛、捆載而去。口之嘗也。城有所不屑攻、野有所不屑掠。忽然而來、飄然而去。此非口之嘗也。或曰、送插子歸巢也。非肄我也。插子旣已歸。口且子壻畜之矣。插子巢、卽口之巢也。插有巢、而口共之。我可以安枕乎。或

曰爲插部求賞也。我之歎插者以繼口也。我畏口急口而陰借插以媚口。插則畏口德口而陽挾口以間我口。不肯居賞之名而我則坐輸歎之實。我何能繼口。反爲口繼耳。貢市之事以隆萬全盛之時。新鄭江陵明察之相。竭中國之物力以奉口。苟安數十年。比其末也不能得其一部落一間諜之用。而况於今日乎。流寇蔓延半天下。一旦俛首就撫。此豈有雄尙緄撫三明之將。追鋒束馬窮追極討。波駭鳥竄。窮困而乞降乎。襄漢之間。連城而居。列柵而守者。其終能弭首帖耳就我之條縱乎。以李察罕之雄。奮臂討賊。百戰百勝。海內震懼。田豐王士誠窮蹙乞降之殘寇也。卒殲於其手。今之將帥。何如察罕。今之降寇。何如豐士誠。晏然建旂鼓騰。露布以受降。無叛爲能事。吾不知其所終也。此二者國家之大事也。君何以策之。天子焦勞求治。愈求治而愈無當。亦嘗號咷索人矣。屢索而屢不獲。其所以然者何也。譬之病者。促數攻治。藥不效則咎醫。醫不效則又咎藥。藥與醫促數更易而病未良已也。兵與食藥也。料兵料食者醫也。知其病之所在。診視而療治者。治病之方也。今不思治病之方。而汲汲於求醫量藥。

是以攻。治急而病滋劇也。傳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君等皆醫國者也。天子既以俞扁命我，何不寫形察脉，論得病之所在，爲天子精言之。此其說在醫緩扁鵲之告晉平齊桓也。口寇之事，此所謂疥癩末疾，何足煩湯熨哉。萊州之役，君身在行間，譬之良醫會挾禁方治危疾，則主人必傾心而聽之矣。君以已效之醫挾經驗之方以進於人主，天子將以醫國之事累君，在君茂勉之而已矣。君之邑子楊生龍徵，以余之知君也，乞余言以爲賀。君固不以得御史爲光寵，而余亦不以一御史爲君賀也。輒舉天子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自效者以正告之。雖然，亦不獨爲君告而已也。

靖江令趙侯考績序

靖江，故江陰馬馱沙地，僞吳將屯兵戍守，屹然重鎮。國初凡三遣重兵，以戰船布鳥翼陳橫江而克之。靖江之爲江防要害，固已久矣。今三吳鉅防，無甚江海。靖江雖小縣，實大江門戶，其關於東南最重。顧自設縣以來，官茲地者，輒以乙科選擇，又徃徃多左遷去，重於置縣而輕於置令，則亦官人者之過也。雖然，官

茲地者亦有郵焉。其一人曰：我雖令，不得比他壯縣。驚濤颶風飛溢震撼，則我先爲壑。江洋之盜，車舟檣馬出沒無時。則我先頓刃。建牙持斧之使，操白簡而取盈。則我先挂籍。獨薦剡則我後耳。我安得獨賢。其一人曰：我雖令，孤懸大江中。龍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其誰能難我。夫官人者，既輕茲地，而官茲地者，舉若此兩人。又操左券而取輕，何置令之爲也。南昌趙侯，亦以乙科來。顧能以茲邑重。以三年奏最，上於天官。邑人臚侯治狀，余覆而徵之。案無冤獄，獄無遁囚。禮士息民，以爬以休。桑田每每，陸接維揚。椰帆蹙波，飛鳥食蝗。夫是以民歌優饒，地頌侵沃。薦章交騰，而前修莫若也。賢哉趙侯。不以邑小自薄，不以壤僻自尊。與余向所云云何霄壤耶。天下承平日久，長江安流如一衣帶。靖江之在江濱，如茭蘆中聚沙耳。一旦有事，餘皇交呼，鐵鎖橫絕。然後思國家所以屯兵扼險之意，而悔夫置令之輕也。豈有及哉。因趙侯以重茲地，因茲地以重江海之防。擇吏安民爲東南根本之慮，將自趙侯始。吾故書之於冊，以爲趙侯賀。且以有望焉。

送楊縣丞歸雲南序

韓退之言、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今也不然。自丞以上、日訾警不暇。丞秩卑無譏焉。然求免於慢者則鮮。雲南楊侯以貢士來爲縣丞。三年、母喪歸。邦之大夫士、酌酒出祖。史官錢某執觥言曰。楊少尹、今丞尉適百里。供張甚設。道路聚觀。今子奔喪萬里外。見星而行。襆被舂糧。閔閔可憐。人將以子相訾警。慢豈可得哉。子讀書繼言。俛首一官。彊直慎法。不以數慢爲解。子之得訾警於人也。賢於讚頌遠矣。自丞以上、其得訾警於人也。胥若子。訾警何病焉。子歸朝夕啜爾菽飯爾蔬。比及三年。襆被舂糧起家。加大邑。其得訾警也。滋甚。余乃不敢復慢子矣。丞起拜而稽顙。垂涕洟而別。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餘歲。俊又挺生。在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於澤。攻玉於山。虞山雖小。其亦珠玉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登

仕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自如。責備行義嚴重於布衣時。而莊靖與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訪求天下大計，咨諏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以爲嘗。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何，販穀及子貸金錢幾何。又或言某善事縣令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某善問遺居閒請求。某善任桀黠奴，及州里馬醫阜隸，咨嗟嘖呻，異口合喙。項輩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謗譽視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爽也。吾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於吾里之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歷丙辰進士，令吉之永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永豐，陳莊靖起家爲令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摠衣，視僮子時慊慊不改，可謂吉士矣。今爲令何以長子。莊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

公莊靖自言生平志節堅強皆賴文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也。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於吉不遠矣。母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裙步孟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鑿鑿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以人之簡而簡乎。起田交同年進士必選擇其賢者。公安袁小修。西安方孟旋皆爲余亟稱起田起田于鑿鑿之道得矣。其於莊靖必有當也。吾故感嘆於吾里今昔之事而申之以斯言。以實其所以望起田者焉。雖然世之迂闊者無尙於余。而在吾里中尤甚。使起田持吾言示人。則迂起田者不少矣。而余且重得罪。起田不忍焚棄吾言。則襲而藏之。嗟乎世之知探珠而攻玉者或寡矣。焚之其可也。

送張處士思任赴遼東參謀序

遼左自侈夷作難。破城喪師。勢如燎毛。中外惴惴焉。懼寇至之無日。余嘗與張君任甫私憂之。君曰。是不足憂也。口未嘗勝。我未嘗負。城未嘗破。而師未嘗喪也。夫所謂破城者。臨衝交加。樓櫓相望。魚爛肉薄。而我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

陷也。以間開原之失也。以潰。曰未嘗攻。我未嘗守也。何名爲破城。所謂喪師者。行陣撐壓。矢石稽拒。轍亂旗靡。而我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也。以輕進。四路之敗也。以中制。曰未嘗戰。我未嘗陣也。何名爲喪師。我誠激厲士心。蒐討軍實。用束伍之法。講火攻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遼以東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余蓋心壯其言。而未敢以語人。今年春。經略袁公列疏於朝。稱道君生平。願得君布衣參軍事。不煩以職。天子可其奏。乃撰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請於君。君慨然拜命。告行于余。余執爵而言曰。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固無出于昔之告余者矣。雖然。余竊爲袁公賀也。劇孟雒陽博徒耳。吳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國。張元吳昊之徒。曳石署書以撼中國。而卒棄之爲西夏用。布衣處士之能爲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徃徃用文臣爲大帥。文法之吏。不能求得文。武士于幕下。卽間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枳其足。不能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王文成之用龍光翼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胡襄懋之用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間書生也。此三公者。獨非文臣哉。其亦明于帥道也矣。遼左

之事。三易帥而得袁公。袁公之爲經略也。甫受事而得君。以布衣薦之天子。不敢羅致幕下。如唐節鎮之爲。其視夫獨智予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士之用者。又何如也。君既至。拜公于軍門。其以前所爲。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爲吾致賀于公也。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天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命于天子。自君始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亦史家之詞云耳。夫唐之處士。所爲羅而致之幕下者。其于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吾黨之士。嚶嚶狂簡。於文章經濟。各有所好。淵孟獨好爲吏。居恒長嘆。吾安得望緊之地。而君長之。於以爬搜垢蠹。長養小弱。兩漢循吏。豈足道哉。吾黨咸小淵孟。相與目笑之。久之。淵孟果登鄉書。令閩之福安。以廉辨自表。異于世。今又補任崇德。三年考最。上討天官矣。向之目笑者。或壯而奄逝。或老而連蹇。淵孟子思其髻。便便其腹。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意氣風發。甚自得也。余於吾黨。稱早達。淵孟席帽上公車。余已官宮相當外制。駸駸通顯。今余再被放逐。且歸。

老矣。退院老僧。日煨飯。折腳鎗邊過活。而淵孟方搥腕奮臂。以赴功名之會。人生出處。遇合如雪泥鴻爪。豈可以一跡論哉。然余有不能不致羨于淵孟者。歐陽公自言。謫夷陵時。閱官中案牘。始知吏事。余何敢望歐公。其不習爲吏。則一耳。淵孟爲書生。已曉暢法律。如老獄吏。生長田間。備悉民隱。留心錢穀水利之事。鑿鑿能言其所以然。余不如淵孟一也。余蒲柳之質。未老而衰。偶一揖客。則腰髀墜壓。展卷才數行。已欠伸思睡。淵孟矍鑠如精彊少年。催徵賦稅。請謝賓客。手署文卷。口決訟獄。移日達旦。足不跛而目不捷。余不如淵孟二也。余憂患餘生。意氣都盡。聞衙門剝啄聲。胸次如撞杵。白邑屋小兒。平視舉手。則踉蹌而趨迎。淵孟氣宇堂堂。昂首盱衡。白事上官前。時時奮髯。侵其面。達官貴人有事相交。關仰面揮斥。若叱畜狗。余不如淵孟三也。余之不如淵孟亦遠矣。向之嚶嚶狂簡。小淵孟而目笑之者。由今觀之。真不足以當淵孟之一哂已矣。淵孟之子。所與游者。皆年少經奇之士。於淵孟之考滿也。携卷軸以乞余之文。而余因書其所嘆羨於淵孟者以告之。淵孟得無曰。是夫也。目笑我不足。又將引兒子。

輩共笑我乎。當掀髯大笑爲我舉一觴也。壬申除夕叙。

似虞周翁八十序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于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伎負壻。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颺。杳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旣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與游子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甯故不能歌。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覲澳爲歌一詩。罰籌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令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兆跣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潯水。日上春。乃刺舟而別。凌

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豪舉。雅客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錢米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屣。好行其義。自如中秋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間。婆婆按節。不減少年時。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嘗嘆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閩井之近。憂虞煩苦。嘗蹙蹙刺人眉目間。嘗試入翁之庭。木秀而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舒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陵之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宛宛然在閩井間。而予特未之覩與。諸君子之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既稍叙翁生平與其行義。而又及閩井之近事。徘徊感嘆若此。使夫閩井之人。知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游耄耋。而享太平之樂。蓋有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周忠介公夫人六十序

忠臣義士。天地間之元氣。國家之優卹而崇獎之者。非爲其私也。所以自實其元氣。不使之亾伏而重傷也。雖然。不獨忠臣義士之身後有運命也。亦視國家。

之福焉。有如天命不嘗而景福不再。運祚促數。禍亂洊仍。雖有忠臣義士。理之無其人。而卹之無其候。則國家從可知矣。故曰。視國家之福也。三代而下。忠臣義士之最多者。莫如漢宋。漢之李固。死十餘年。得見存錄。其女猶惴惴戒其弟。無一言加於梁氏。而黨錮諸賢。收掠誅徙塗炭於闡寺之手。其後以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亦未聞有所褒卹也。有宋之黨禁。錯互於紹聖元符崇寧之間。其中一再牽復。繼以禁錮。迨於紹興改元。始顧念追復。在南宋偏安之時。而社稷之灰燼已久矣。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濛晦蒙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駁。雨止而轟雷猶殷。此所謂大命不嘗而景福不再者也。我國家深仁厚澤。度越漢宋。疾雷迅霆之下。亦有畢命致身之徒。其甚者。莫如二正之季。而褒卹之優且亟者。亦無如二正之季。若天啓寅卯之事。則余所身歷也。當是時。士大夫蹈逆闖之禍。幾徧天下。而吾郡周忠介公爲最烈。當其得禍之時。銀鐺錯互。牢戶噴咽。沸騰勾懼。曾不可以終日。不及三年。聖天子施生僂死。區明風烈。漆書儼星辰。綽楔薄雲漢。卹典之尤異者。亦莫如忠介。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夏之時。

雷電發作。天地冥晦。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朗。支頤伏枕之餘。促數如小劫。而依稀如昔。夢豈不快哉。忠介卹後之十五年。而其夫人年六十。忠介之墓門祠廟儼然如神明。而其子姓蘭玉森茁。高明顯融。里之親戚朋舊。相與釀錢具羊酒。徃賀而徵余文爲序。夫人於設輓之日。悼碧血之如新。嗟白首之不作。固將流涕霑襟。停盃而嘆息也已。而覩家門之吉祥。思國恩之高厚。又將炷香執爵。北向而百拜也。余故略祝嘏之嘗詞。而稱述國家之深仁厚澤。迥異於漢宋。以佐夫人百年之觴。與萬年之頌焉。若夫人之內行。金玉以相莊。齋鹽以自勵。所以相其夫而昌其子者。當有劉子政范蔚宗之徒。序而傳之。固無所事於余言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序

古之君子能相天下謀王體而斷國論者。其所以修德居業。朝夕交戒。未嘗不原本於學。漢唐以來。權臣倖子。誤軍國而禍身家。前車後轍相望。而不知戒。其昏瞽潰敗。未有不繇於不學者也。古之言那詩者。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

民。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言相天下者之不可以不學也。相天下者。猶醫師也。上醫醫國。以康濟一世爲能事。而自顧一身陰淫。蠱惑。狂易。喪志。我躬之不閱。而何以理天下。六經。語。孟之書。猶醫經之靈樞本草也。史傳之所記載。是非。失得。淑慝。善敗。猶秦越人之難經。叔和之脉經。忠州之集驗方也。有一病必有一方。人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犁然具備。在善取之而已矣。古之善醫國者。吾得兩人焉。子文之相楚也。朝不及夕。楚成王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修子文。孔明之相蜀也。曰身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古之君子。居大位。享令名。制謹其節度。裁減其嗜好。約身量腹。而不少假易者。何也。以爲天地之美。不可盡。盡則造物憎之。生民之利。不可專。專則陰陽患之。國家之寵利。不可冒。人生之知遇。不可負。冒且負。則祖宗殛之。鬼神誅之。故曰。吾非惡利而逃之。以逃死也。人禍莫重于蘊利。而天道莫甚于惡盈。吾於此得古方二焉。鄒長倩之戒公孫弘也。贈以撲滿。曰器以畜錢。滿則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

滿之敗。蓋寬饒之規許伯也。視屋而嘆曰。富貴無嘗。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長倩之言。火齊堆盤。胡椒累屋者。愧矣。師寬饒之言。遂取武庫先輸上第者。誅矣。鼎可以無折。餗可以無覆。負乘可以無寇至。而器可以無盜奪矣。嗚呼。盧醫不自醫。扁鵲倉公之不免于刑。僂也。豈不可以爲儆戒哉。大中丞閩中鄭公。登第服官。朝齏暮鹽。秋螢冬雪。丹鉛吾伊。屹屹然如老儒生。著昨非菴日纂三集。本天咫則民彝。參神遠。極物變。其要以裨躬矯志。磨鈍勵俗。歸本于仁義道德。醇如也。公生平。公忠清正。勤勞廉辨。旬宣保釐。茂著聲蹟。蓋所謂上醫醫國者。是書則公之難經脈經與其驗方也。公之爲人。可以相天下。而爲是書。則可以教天下之爲相也。夫爲書而可以教天下之爲相者。斯其爲醫國也遠矣。公豈非百世之師也哉。崇禎癸未中秋吉日序。

石田詩鈔序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爲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真燦爛。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間擬長

吉分判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
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沿襲宋元沈沒理學典而近腐質
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盡汰之矣。稼軒
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
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畧附焉。刻成屬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
定兩先生序之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成弘。老于正德
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既富方穀
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產則中吳文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
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
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原博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
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
其誦讀。有金石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
神情。烟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于豪素行墨之間。聲而爲詩歌繪而爲圖。

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情雅韻。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雒陽之小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而先生獨當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魯望當唐之未造。爲盧携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懂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大隱躋大臺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能不爲石田幸也。攬筆而爲之序。回翔卷帙閒。蓋不勝其懷嘆云爾。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純師集序

太末余子式如。矯志學古。採緝古人之文。自東周至南宋。凡十二卷。其撰集之法。取衷于西山疊山迂齋三君子。以考鏡古今政治興亡。得失崇獎忠孝。激勸志義爲指要。而風雲月露。留連光景之作。皆不與焉。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也。忠臣志士之文章。與日月爭光。與天地俱磨滅。然其出也。徃徃在陽九百六淪。

亡顛覆之時。宇宙偏沲之運。與人心憤盈之氣相與。軋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戰國之亂。則有屈原之楚詞。有三國之亂。則有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亂。則有李伯紀之奏議。文履善之指南集。忠臣志士之氣日昌。文章之流傳者。使小夫婦孺俳優走卒。皆爲之徘徊吟咀。歎獻感泣。而夷考其時。君父爲何人。天下國家之事爲何如。嗚呼。尙忍言之哉。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不云乎。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序曰。召康公戒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假樂曰嘉。洞酌卷阿。曰戒。過此而民勞。板蕩之什作矣。此亦余子之所以撫卷而三嘆者也。

馮已蒼詩序

吾黨馮生已蒼。早謝舉子業。枕經藉史。肆志千古。其爲學尤專于詩。其治詩尤長於搜討遺佚。編削譌繆。一言之錯互。一字之異同。必進而抉其遞隱。辨其根核。當其朽編斷簡。紛披狼藉。魯魚點定。青丹勾抹。夢夢然若未視也。俛俛然若有所求而弗得也。已而疑滯通。膠午釋。忽然而睡。煥然而興。若逐寇者之得首虜。

也。若案盜者之獲贓證也。蓋本朝之論詩。所推專門肉譜。無如楊用修。已蒼獨能抉擿其踳駁。曰此僞撰也。曰此假託也。鑿鑿乎有所援據。而疏通證明其所以然。雖用修復起。不能自解免也。若近世之詩歸。錯解別字。一一舉正。賓筵客座。辨論鋒起。援古證今。矯尾厲角。自以爲馮氏一家之學。論者無以難也。已蒼顧不鄙余。而以其詩卷請序。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以爲此學詩之法也。抒山之言曰。取由我衷。得若神表。文外之旨。但見情性。不覩文字。巖羽卿以禪喻詩。歸之妙悟。此非所謂自得者乎。說約者乎。深造也。詳說也。則登山之蹊。渡水之筏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女師。得之者。妙無二門。失之者。邈若千里。此下學之徑術。妙悟之指歸也。苟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以是學詩也。其幾矣乎。已蒼之詩行世。必有讀其詩而知其學者。于以箴砭俗學流別風雅。其必有取乎此矣。余之爲序。非以張已蒼。亦以爲學詩者告也。

高陽孫氏闔門忠孝記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口口兵陷高陽。故少師大學士孫公死之。公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稚，爭先就義者三十餘人。公御其子性嚴，諸子皆被服儒素，鏃礪文行。二郎壬子舉人鈔，四郎秀才銛，五郎尙寶司丞鑰，尤奇偉。短衣匹馬，更侍闔門。善騎射，曉兵事。兄弟相期許，願以橫磨大劍馳騫黑山白水間。諸孫皆岐嶷，嶄然露頭角。落筆萬言，非凡兒也。城陷之日，五郎解裘血戰，手刃數口，口得而擣之。城下，二郎戰敗被執，口偪降，徒跣牽曳，荆棘蔕足，心叢刺，蠱出，跣上，斫兩臂，搯其胸，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舍人之沆，秀才之滂，皆死之。滂刃出腰，脊創甚，伏地，把搔鑄平其頰，鼻而死。三郎鈔之子秀才之濛，被執，誑口曰：「引我之圈頭，得見宰相，以金帛予汝。」口曳至老營，見公方踞坐罵口，拜而起，卽援手罵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予汝？」曷不速殺我口，財揮刃，首砰然墮於前。公歎曰：「真我家孫子也。」四郎子尙寶司丞之洁，自河間反，馬歸力戰，口刃劈其腦，斷其喉，矢穴腹，貫背而出。執五郎之子之瀧，使喂

馬不肯沸湯沃頭面糜爛而死。六郎鈔七郎鎬皆戰城下死。而四郎被重傷臥積屍中。僮僕果自任丘逃歸。見之脇中三矢鏃深不可拔。口張不言。微舉手揮果令去。果脫衣裹之。負歸城南莊。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得公屍於圈頭橋。告高奄。以其喪歸。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絮。斂以蠟布。而五郎七郎屍卒不可得。於是太監起潛奏疏。輔臣承宗子孫男婦內外親口皆死。止逃一六歲孫及其母。上惻然念慘及閭門。首命優卹。而薛國觀當國。遂格其事。或曰高陽令雷覺民。國觀之私人也。黠而貪。盡逐公所畜守城材官壯士。尅其餉。以輸國觀。城陷。逃匿國觀所。公長孫錦衣之滂詣闕籲天。語侵縣令。以此逢國觀之怒。或曰國觀讎正人君子也。讎公之殉國而死。口也。非爲縣令也。昔卞壺死蘇峻之難。二子相隨赴賊。尙書郎弘訥重議。以謂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壺伏節國難。父子并命。賞疑從重。况在不疑。於是壺得改贈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眇散騎侍郎。眇弟盱奉車都尉。公之勳勞懋於濟陰。子孫就義衆於盱眙。聖朝崇獎忠孝。超邁典午。而上無始興之愍卹。下

無弘。訥之駁議。此可爲痛哭者也。口之陷河西也。公在樞部。請贈卹監軍高邦佐。副將羅一貴。與張銓何廷魁。並立廟京師。邦佐之僕高永爲主死義。并卹之。以風示天下。今公不得比於邦佐。一貴公之子孫。不得比於邦佐之僕。何其慎也。人言。口恨公恢遼土。復四城。柱欵議。城陷之日。必欲夷其家門。滅其種。族。國觀非口也。亦攘臂而助之。嗚呼。助天爲虐不祥。助天爲虐者口也。助口爲虐者國觀也。國觀誅。口孽其將不久。爲之記以待焉。崇禎十五年中。秋日虞山錢謙益記。

蘇州府修學記

蘇郡之學。肇自范文正公。規摹宏麗。甲於東南。厥後廢興不一。天啓迄今二十一年。再修而再圯。啓聖之祠。委諸草莽。六經之閣。鞠爲馬肆。明倫堂傾斜枝撐。凜然欲壓。司理平湖倪君朔望瞻謁。周視而歎曰。吾何忍坐視學宮之廢。安得精疆廉辨之士。爲我仔肩是役者乎。熟視諸生王一經曰。無以逾子。一經再拜受命。乃約胄子諸生之賢者。周茂蘭。吳銛。朱壽陽。徐樹丕等。勾會計庸。不以一錢

經胥史手。消功單賄。則三千金可辦也。以復於倪君。倪君曰諾。盡捐其贖銀以應。而後先開府巡方諸公。暨郡邑之長。皆有攸助。經始於庚辰夏四月。凡五月而告成。祠廟轟然。樓閣翼然。堂宇巋然。締構堅緻。彤髹皎蔚。乃八月既望。太守陳君暨倪君。行釋菜禮於啓聖祠。子弟駿奔。耄老歎嗟。禮成而退。郡之孝秀數十人踵門而請曰。願有記也。以無忘倪君之功。予少游於斯學。今雖退廢。亦猶學之老博士弟子也。其何敢辭。予聞之也。古者井田之制既定。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書所謂侯以明之。時而颺之。承之庸之者也。中年考較。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左移之右。又不變則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此所謂撻以記之。否則威之者也。先王之治天下。正德利用厚生。廉讓生而爭訟息者。養之教之而已。春令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冬民畢入。婦人相從。夜績歌咏。餘子在序室。民之在塾在邑。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出學而不帥教者。入學

而不變者。則有撻記移屏之刑。於是乎制五刑而聽其訟。絲此觀之。學之所棄。刑之所收也。未有不先學而後刑者也。論於鄉。升之司徒。升之學。升諸司馬。而後告於王。士之論定而任官者。如此其衆也。則其帥不教不變而移且屏焉者。或寡矣。則是學之用長而刑之用短也。亂政者殺。疑衆者殺。四誅者不以聽。何其嚴也。獄成而告於王。三又然後制刑。三讓而罰。三罰而恥。諸嘉石歸於園土。桁楊梏桎。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則是學之意。嘗勝刑而刑之意。嘗不勝學也。豈惟是哉。鄉射恒於斯。受成恒於斯。詩不云乎。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張仲以孝友處內。方叔以征伐處外。亦皆鄉人之子弟。繇俊秀而升論者也。人主思將師之臣。則於學乎取之。學興而文武之道兼舉矣。三代以降。秦以吏爲師。漢以經爲師。唐人重詞賦。宋人重制科。豈無崇儒勸學之主。而不知先王所以教化之意。法律之家。與詩書爭馳。將帥之科。與文學並設。教與刑爲二。文與武爲二。成周之盛治。豈復可幾於後世哉。聖天子廣厲學官。崇獎經術。慨然思見豐芑棫樸之盛。而蘇學之復興。實惟其時。倪君刑官也。顧獨以學校興復爲己任。可不

謂知所先後哉。居今之世。姦邪並生。則思擊斷之吏。口冠交訐。則思爪牙之士。然吾以爲學興。而可以兼舉者。誠有見於先王教化之原。明王圖治之意也。昔者范文正公天章條列。首以興學取士先德行爲言。其守邊也。所至賊不敢犯。西人以謂胸中有數萬甲兵。吾鄉之士游是學也。以文正爲師。出而用世爲孝友征伐之臣。斯亦可矣。居文正之鄉。游文正之學。不愧爲文正之鄉人子弟。三代以下。人才風俗。一變而至於道也。將自今日始。可不勉哉。予故狗諸生之請。書倪君之績。因道先王之學政及所望於今者。使歸而刻石焉。崇禎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虞山錢謙益記。

徐州建保我亭記

嘉興朱子夢弼。司教徐州。以書述徐人之言而來告曰。戲馬臺之左。南望雲龍山。有亭翼然。顏曰保我。徐人爲戶部分司郎中韓君作也。君之保我。徐三年矣。徐方洊饑。畿南山東之流移。渡河而南。與飢民偪處。君爲食以食餓。給錢以散遣。居者行者。部分肅然。流寇警急。南山盜尅。日爲變。集保甲千人。夜據山城。盜

聞風散去。徐之民。飢不道。殍冠不內。潰君之力也。署徐淮兵道篆。不以傳遽爲解。巡雉堞。籍丁壯。設礮石。修羊馬墻。懸金以教射手。開十石弓。引滿破的。一軍叫呼相賀。土寇孽東郊。從數十騎搜其伏。獲二酋以歸。汗淫淫被馬鞍也。礮賊袁某東犯。分撥嬰城。城外布營犄角。敗之於郝家集。斬酋三首。賊退。折抵城南五十里桃山。馬步二萬有奇。君身自督陣。敗賊於中停廟。殺二百餘人。拔營遁去。移師擊蕭寇王六魁。搗其巢。僅以身免。三戰皆大捷。賊不敢左足窺。徐君之力也。日者賊乘勝入雒。城闕煨燼。閭閻塗炭。微君。徐之不爲兩河者幾希。徐之大夫士庶。謹舞僛功。以有斯亭。婦女脫簪珥。兒童懷博塹。咸謂我公保我之功。不可泯也。假辭以志之。庶君之名與斯亭俱不朽。敢具以請焉。予惟徐之爲州。自楚漢以來爲名鎮。宋元豐中。蘇子瞻上書論其形險安危爲最切。今天下方有事。兩河開寇。蜂起。則徐當復爲重鎮。韓君起郎署司倉庾。無城池士馬之寄。而能以全力保徐。屹爲金湯。其功尤可尙也。傳曰。勇夫重閉。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無備。則襄雒之兩都會。以親藩節鉞守之而潰。有備。則徐

之一州。以郎署守之而固。然則韓君之功其可泯。而斯亭其可以不作乎。登斯亭也。西北望芒碭。劉季朱三之粉榆猶在也。西俯白門樓。曹公之所縛呂布也。東南臨呂梁。吳明徹之所堰泗以灌徐也。又東眺泗水三城。高齊之所版築以扼陳也。落成置酒。登高賦詩。數百年英雄割據。節鎮廢興之遺跡依稀在焉。其能無慨然而思。悄然而恐矣乎。據要害。收豪傑。招利國之治戶。籍飢寒強鷙之民。以捍大盜。蘇子瞻之建白於元豐者。舉行於今日。庶幾南北晏然。徐爲重鎮。而韓君保我之功。其有繼乎。書之以詒朱子。以復於徐之人。刻陷壁間。其不惟以旌韓之功。俾有官君子往來於其間者。咸得以覽觀焉。韓君名昭宣。字次卿。少師蒲州公之孫。以任子爲郎。能世其家者也。

龍樹庵記

儒者文文起姚孟長。吾郡之歸然者也。願好從浮圖廣傳者游。傳太倉州沈氏子。學儒不成。去學賈。又不成。遂好學浮圖法。參雪浪雲棲諸大和尚。棲止郡之華山寺。鳩集淨侶。繙閱大藏。披攘經營。若庀其家。未幾。華山有壤地之訟。僧徒

驚怖欲散去。傳告哀于佛。去氏削髮誓以死殉。凡三載。訟稍息。乃去而游虎林。天目諸山。飯僧行脚。執行堅苦。歸休于墓田丙舍。結廬以居。因斥之以事佛。齊衆所謂龍樹庵者也。吾觀佛之徒。其爲說以謂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所寄。瓦孟錫杖一飯一宿。卽五山十刹。亦比之于逆旅。傳遞而已。然其人徃徃以塔廟爲國土。以伽藍爲金湯。而效死以守之。身可殺而不可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爲卿大夫者。身受國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地。日蹙國百里。拱手瞪目。彼此相顧。視所謂敗則死之危。則亡之者。其於浮圖何如也。夫浮圖之塔廟。被四海。未嘗耑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爵醲賞。勸誘于前。嚴刑殊死。警戒于後也。而浮圖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有而卿大夫視疆圉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而國家之賞罰。顧不足徇與抑亦佛之徒。棄氏毀服。祝除髮毛。無妻子身名之縶羈。故其志桀然得信而未可以責諸卿大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蓋之曰。彼浮屠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懂而免于吾之廬者也。一旦有事。上不能謀。士弗能死。

委而去之。國家之疆圉。曾不得比于浮圖之塔廟。而不以爲恥也。文起孟長。儒者也。不斥浮圖。而與之游也。宜傳治龍樹庵。旣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庵未有記。傳具石請記。子其勿辭。余爲之記曰。庵在吳城西白蓮涇南。右折半里許。老樹拒門。如虬龍攫拏。因以名庵。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生。立普門塔。以厝闍維。四衆而文起書金剛經。刻于塔上。經始于萬歷某年。凡若干年。以潰于成。是爲記。

瑞光寺興造記

余十五六時。從吾先君之吳門。則主瑞光寺僧藍園遠公。迄今三十餘年。先君停舟解裝。與遠公逢。迎笑言之狀。顯顯然在心目間。每過寺門。輒泫然回車。不忍入也。遠公居寺之後禪院。每令一小沙彌導余游廢寺。殿堂蕭然。塔下榛蕪不辨。甃城廊廡漏穿。敗甃朽木。與像設相撐柱。有聲拉拉然。相與顧視。促步以反。余每思之。如宿昔之噩夢。尙爲心悸。又思此寺久已頽圯。不知今日又何如也。崇禎辛未。友人張異度以復寺來告。曰。寺僧竺璠實主之。已而璠過。余曰。公

知我乎。卽遠公院中小沙彌也。公於此寺有宿緣。幸爲我記之。嗟乎。璠爲小沙彌。導余游寺時。其長與案上下耳。今乃能夙夜經營。還寺齋觀。其所成就不苟如此。余稍長于璠。束髮登朝。值兵興多壘之日。浮湛罪廢。一無以自效。其視璠爲可愧也。雖然。璠之主斯寺二十年所矣。二十年之中。相之拜者幾人。將之遣者幾人。督撫大吏易置者幾人。常其築壇推轂富貴烜赫。視夫祝髮壞服麻鞋露肘之徒。不啻一毫毛。然其卒能無愧之者。幾人也。蓋嘗論之。浮屠之爲其塔廟。猶士大夫之謀人軍師國邑也。浮圖以其塔廟爲己。而不以其塔廟爲己之塔廟。以其塔廟爲己。故捍護之不啻頭目。而庀治之不惜腦髓。不以其塔廟爲己之塔廟。故一錢之入不私其囊篋。畢世之計。不及其子孫。二者士大夫所遠不及也。斯所以愧與報應因果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吾觀富貴烜赫者。未幾而囊金積帛。棄擲道路。遺齒腐骨。狼籍烏鳶。視浮屠之四衆瞻仰。粥魚齋鼓。安隱高閑者。所得孰多。嗚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獨思愧也。豈亦可以知懼矣乎。以璠之賢能。勞身捐軀。以爲其塔廟。其有以取于余言也。豈徒欲以夸大其能事。

耶。予故推廣其意以告于世之君子。而予既無用于世。粥魚齋鼓之間。他日將從璠而老。姑書是以志余之愧焉。寺建於吳赤烏。其興廢載在郡志。璠之興造。經始于萬曆某年。天啓甲子。造七佛閣於佛殿之北。崇禎己巳。修天寧塔。凡若干級。募飯僧田若干畝。寒灰奇公自楚來駐錫。而崑山王在公孟夙以宰官入道。皆助璠唱緣。克有終始。崇禎壬申五月。常熟錢某爲之記。

頤志堂記

河南陸羣圭氏。家於虞山之下。傍山臨池爲堂。以讀書其中。名之曰頤志。取其家士衡之賦。所謂佇中區以立覽。頤情志於典墳也。堂旣成。而橫經籍書。俯仰誦讀者。蓋有年矣。今年謁余而請。使記其名堂之意。夫斯堂也。以讀書而名也。讀書之法。無他。要以考信。古人箴砭俗學而已。進學解。韓退之所讀之書也。答章中立書。柳子厚所讀之書也。古之學者。自童丱之始。十三經之文。晝以歲月。期于點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之書。基本旣立。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猶舟之有棹。而後可以涉川也。猶稱之有衡。而

後可以辨物也。今之學者。陳腐于理學。膚陋于應舉。汨沒銅蔽於近代之漢文。唐詩。當古學三變之後。茫然不知經經緯史之學。何處下手。繇是而之焉。譬之駕無舵之舟以適大海。挾無衡之稱以游五都。求其利涉而稱平也。不已難乎。俗學之敝。莫甚於今日。須溪之點定。卓吾之刪割。使人傭耳剽目。不見古書之大全。三十年於此矣。至於今。聞人霸儒。敢於執丹鉛之筆。詆訶聖賢。擊排經傳。儼然以通經學古自命。學者如中風狂走。靡然而從之。嗟夫。胥天下而不通經。不學古病雖劇。猶可以藥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經學古。如今人之爲其病。爲狂易。喪心和扁。望而却走矣。楊子不云乎。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陸子之嗜學。若是其專且勤也。亦思其所以正之而已矣。經經而緯史。繇韓柳所讀之書。以進於古人。俾後之學者。涉焉而以爲舵。稱焉而以爲衡。名堂之意。庶有當乎。余雖老而失學。他日猶能負書挾冊。登斯堂而問焉。姑書是言以先之。崇禎九年正月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天台泐法師者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現。而馮於吓以告也。吓之言曰。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箋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吓。今九年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莚。俾現鬼神身說法也。問本師記莚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爲諸神設法。吳人尙鬼好殺。故現鬼道救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接引。歸於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爲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吓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戴生。顧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或問於錢子曰。慈月之事。子以爲信乎。誣乎。余曰。信也。如來拳拳付囑。惟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此時。闡揚台事。大明如來一期教之扁鐻。譬則

被昏夜以月燈、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所共護念。証明誰得而非之。今之禪病深矣。魔民登師子之坐。廝養踞大慧之席。盲拳瞎棒。欺天罔人。信法門之師子蟲也。慈月以人天眼。具正知見。汲汲然以教藥療禪病。人知其闢教者所以顯教。而不知其療禪者。正所以護禪也。菩薩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慈月示現亦復如是。我輩生人道中。不能護持末法。而以聽於鬼神。將慚愧讚嘆之不暇。而矧有後言耶。至其妙達三乘。博通外典。微詞奧義。盡般若之笙簧。綺句名章。總伽陀之鼓吹。紫微右英諸真。與楊許相訓問者。猶不敢窺其藩落。而况神君紫姑之流乎。故曰信也。或曰爲台事示現是矣。其兼言禍福奈何。曰師固言之矣。每見山林塚廟。邪祀鬼神。厭人血肉。心竊痛恨。故多以符方療疾。冥冊之中。殺業第一。故黽勉相勸也。今因病之驗。而漸且求財求子求壽求功名。以一神之力而敢侵朝廷之權。何不理之尤也。夫慈月所急者。台事也。而世人所急者。貪生畏死與榮名富厚也。兩相急而兩相求。不得不聊且應之。故曰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今慈月急世人之所急。而世人不求慈月之所求。求而不相得。則

怨與謗從之矣。衆生在五濁世中。三毒競興。十纏爭發。以慈月之慈而不能供其求也。雖千佛出世。其求彌甚。以慈月之慈而不能弭其謗也。雖千佛出世。其謗彌甚。雖慈月其若之何哉。或曰。朗爲天台高足弟子。末後親受囑累。何以墮落。乃爾。曰。師資云。逝善友淪亡。刹那遷謝。豈能自保。無始以來。惡業纏蓋。放逸比丘。墮牛豬狗猴各五百身。憍梵鉢提。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齧。而何疑於朗耶。自女人身轉落鬼道。如離弦之箭。彌去彌遠。然在鬼道中。得知宿命。展轉牽率。不昧宿因。所謂如塞翁失馬是也。亦以戒力熏習。善緣純熟。譬如蹴鞠。著地旋起。佛言。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解脫。如優鉢羅華。以慈月之事觀之。則知多生戒力。如鎔金入泥。終不銷亡。久而益瑩。既可以爲退墮鞭後。亦可以爲勇猛策進者也。或曰。淫昏之鬼。不在祀典。慈月之歸神於此。奈何。曰。鬼神之受報不同。其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各有宮殿。冠華鬘。著天衣。食甘美。形容端正。無異諸天上方之神。殆所謂有威德者也。其生前必有利益於生人。貪婬著業。受此福報。不知以何因緣。因依慈月。與被法力。此其宿因。亦不薄矣。安得

以世眼量之。獄神之受戒。閻羅之聽講。歸依正法。載在傳記。四生六道。皆可修行。天龍夜叉。並護佛法。何獨於鬼神而斬之乎。菩薩以願力故。天龍鬼神等及諸外道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首。廣爲宣化。慈月之墮鬼道。安知非乘宿昔願力。生趣異類。調伏衆生。卽鬼神中亦豈無以權方便。留惑示現者。則鬼神之身。爲業報。爲應化。且未可臆斷。而況於慈月乎。或曰。智者之人滅久矣。慈月之說法。將使誰證之。曰。佛以大衣付大迦葉。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皆不令滅度也。大師滅後。六降山寺。一還佛壘。振錫披衣。有如平日。以徃時案行安隱之言。較今日付囑流通之旨。嘗寂光中如屈伸臂耳。子能知一心三觀之義。則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帚網。尙何疑於慈月之今昔。與大師之去住哉。卜告我曰。明公爲我作傳。以耀於世。亦道人習氣未除也。余曰。唯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岳忠武王畫像記

里中蕭生。故觀察公之諸孫也。嘗夢之武林。拜宋太師鄂國忠武王廟下。王延

入坐而語之曰。邊事旁午。不遑啓處。吾比年有事北方。甫歸。又趣駕去矣。顧視其左右介士。嚴裝將發。金戈鐵馬。鏜鏘作聲。泆然流汗而覺。崇禎改元之十二月也。越一年而有遵化之事。生占斯夢。以爲信而有徵。命畫工繪王像。夙夜禱盥事之。而屬余記其事。自昔言夢者。皆本于周官之六夢。生之夢何居。曰。是所謂正夢也。寧錦解圍以來。竄伏舉世之人。皆置口于度外。生何思焉。又何

寤焉。筐篋几席之間。噩而夢。喜且懼而夢。于王事乎何有。故曰正夢也。聖朝役使百靈。羣神羣祀。名山大川。靡不爲天子守護社稷。訶禁不詳。獨王有事焉者何。曰。惟忠武王。僂力中夏。誓滅金虜。曰。口以王杲餘孽。冒金源之後。啓疆犯順。忠武有靈。其能貫諸左雲而右憲。陣背嵬而刃麻札。生不克直擣黃龍。飲匈奴之血。歿而佐佑聖朝。判羣酋爲膾脯。俾無遺種。不惟陰敵我王愾。王亦可以逞厥志焉。王之有事于北方者此也。曰。者蘆溝之役。我大帥殲我全師。去都城僅三舍耳。我不發一矢。口。逡巡顧視銜尾引去。雖聖天子威靈燁赫。蓋亦鬼神相助之力焉。今之游魂餘息。出沒遵永間。安知非王陽施陰。闔假之條。

縱而制其死命耶。然則斯夢也。何以獨告于生。詩不云乎。牧人乃夢。曹人之夢。衆君子謀曹也。非有列于朝者也。周官占夢。季冬聘王夢。及其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生之夢可謂吉矣。盍齋拔走三千里。以斯夢獻于天子。天子將訛諸宗伯。舉周官拜受之典。余亦宗伯之屬也。記其事以徵焉。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搢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歷中。御史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曾樓。宏壯靚深。故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者泰和楊君愾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爲長亭厨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曰者。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于萬歷之中。而浸淫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鈎黨促數。文網鏤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隕地。是故逆奄

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鐫夷其廉隅。吮嚙其頰。舌頑鈍。狂易。惜然於森庖。脂夜之中。于是朝著無榮水。如劍之大臣。疆場多扣頭屈膝之大吏。隻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繇此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唇而譏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義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枿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未有不泯然汗下。煩冤歎歎者也。故曰。嘖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行道乞人之所不受。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殺其廉恥。違心。反面。以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

聖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焦爛也。必不坐。如是而士氣可立。國恥可振。姦庵脂夜之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後。流而爲狂子爲僂民。所謂狂子僂民者。顏山農何心隱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脫屣身世。芥視權倖。其肯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乎。其肯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乎。講良知之學者。汨而下之則爲狂子。爲僂民。激而返之則爲忠臣。爲義士。視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違心而反面者。其不可同年而語亦已明矣。嗚呼。聖人之言。元氣也。孟子之言。藥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劑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誠意藥之而不效。故有風痺不知痛癢之證。今之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藥之而不效。故有頑鈍狂易之證。舍是而不加診治。則人心死矣。病在膏肓。不可以復活矣。用良知之學。爲急劑。號呼惕厲。庶幾其有瘳乎。楊君今之有志於醫國者也。當軍興。倥忽征求。旁午之會。捨鹽鐵之筭。而修師儒講肄之事。其必以爲救世之務。莫先於此與。誠先之。則請自姚江之學始。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而楊君之鄉先生也。天啟之學禁。以

忠介爲首。忠介之記蓋亟稱姚江泰州。而楊君之所得於忠介者深矣。故樂爲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間。亦以告於維揚之士。繼泰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常熟錢謙益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崇禎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垓伏闕上疏言。去年閏十一月。曾兵掠萊陽。臣父勅封儀真縣知縣姜瀉里。山居聞警。率子弟僮奴入城死守。二月初六日。口突至。城陷。巷戰被執。口就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爲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餽狗口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口攢刃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玫守東城。趨抱父屍慟哭。口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口帳。口覺。擲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琛。言事迂戇。荷 聖明寬宥。頌繫西曹。聞訃泐旬號。慟絕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園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橐。則臣父原野暴骨。長飽烏鳶。臣餘氣僵魂。死生無地。伏望 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

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請之罪。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優卹。始得奉明詔。下所司。該將以甲申九月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臣。以六等定罪。達奚珣輩駢斬於獨柳樹。集百寮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僞命。宜做肅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於此。今國家方全盛。口雜種小醜。闖熒賊游魂。中朝士大夫。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爛。國家元氣。旁薄結韉。而勃發於姜氏之一門。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子。接踵於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左衽哉。比歲。口三入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

氏成氏之議卹。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姜氏之卹。獨出宸斷。然後知崇獎節義。固聖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者之罪也。自今以往。忠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獨樹之誅。而口闔之懸首藁街。也不遠矣。余爲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諗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禎甲申三月記。

韓蘄王墓碑記

宋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碑踞然。蟲蠹屈盤。禮部尙書趙雄奉詔撰也。宋史列傳。援据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質苗傅軍。防守甚嚴。王畧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詒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嚴陞。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給傅遣妻子。慰撫世忠。而不及楊國云云。畧也。傅正彥獻俘行宮。楊國自碩人超封國。

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兀朮擊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而碑及史皆不載。爲蘄王諱也。大經又云。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絢絢然。驚駭走出。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蹴之起。問其姓名。密告其母。邀至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屋。蓋楊國家本楚州。寓京口也。蘄王鎮楚州。披草萊立軍府。故夫人亦織簿爲屋。與士卒共力役也。蘄王起銀州。積功轉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楊國於京口。當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也。碑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四妻皆啟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彝典如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擇配。識英雄。韎韐之中。遂能定國難。奏膚功。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

偉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君泊舟京江，指顧金焦二山，想見兀兀窮蹙打話。蕪王夫人佩金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瀆沸中。遂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剩水殘山俛仰間。相與感慨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過靈巖山下，掃積葉，剔蒼蘚，肅拜酌酒而去。因摭採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耦耕堂記

萬歷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有長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縲世網，跋前疐後，爲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啟中，予遭鈞黨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之不早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搆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擗，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途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予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

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無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粗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村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玩。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宋比玉，予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而予記其語於壁間。世之君子過而覽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朝陽榭記

耦耕堂東南之弗地。瓦礫叢積。登之有異焉。因而爲臺。狀如敦丘。起屋半間。以障風雨。於是厓之爲拂水。石之爲三沓。峰之爲石門。石城合沓攢簇於尋丈之內。灌木族叢。仰承。屢。屢。紛紅駭綠。蔽虧。變。換。樹踞山之東。且卽見日。名之曰朝陽。取爾雅釋山之云也。梁簡文帝招真治碑曰。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峰。拂水縣流。灑天河而俱會。又曰。其峯則有石門石城。虛崦自然。神功挺起。今斯樹之所直者。高巖縣流。樵夫牧人皆能指示其處。至所謂石門石城者。流俗皆莫知。漫舉北山一二拳石以當之耳。予按姑蘇志云。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劍石。又有三沓石。與石城石門。諸峰錯峙。乃知三沓石之東。試劍石下。石壁呀然。中開俗謂之劍門。卽石門也。石之西。其厓如防如削。巨石錯列如雉堞樓櫓。卽石城也。簡文云。虛崦挺起。信不誣也。舊志稱二峯在頂山西北。蓋未可信。又云。石城吳王置美人處。據漢書注及郡國志。卽吳縣之靈巖山。無容在虞山也。予爲記於壁間。庶游斯榭者可以舉目而得之。且使讀者知古人模狀山水。其言語簡妙爲不可及也。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秋水閣記

閣於山與湖之間。山圍如屏。湖繞如帶。山與湖交相襲也。虞山、墮山也。蜿蜒西屬。至是則如密如防。環拱而不忍去。西湖連延數里。繚如周牆。湖之爲陂爲澗者。彌望如江流。山與湖之形。經斯地也。若肯變焉。閣屹起平田之中。無垣屋之蔽。無藩籬之限。背負雲氣。胸盪烟水。陰陽晦明。開歛變怪。皆不得遁其豪。未閣既成。主人與客登而樂之。謀所以名其閣者。主人復於客曰。客亦知河伯之自多於水乎。今吾與子亦猶是也。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陽山。箭缺累如重甌。吳王拜郊之臺。已爲黍離荆棘矣。邈迤而西。江上諸山。參錯如眉黛。吳海國康蕪國之壁壘。亦已蕩爲江流矣。下上千百年。英雄戰爭。割據杳然。不可以復跡。而況於斯閣歟。又況於吾與子以眇然之軀。寄於斯閣者歟。吾與子登斯閣也。欣然騁望。舉酒相屬。已不免啞然自笑。而何怪於人世之還而相笑與。客曰。不然。於天地之中。有山與湖於山與湖之中。有斯閣於斯閣之中。有吾與子。吾與子相與晞朝陽而浴夕月。鈞清流而弋高風。其視人世之區區。以井甃相跨峙。而

以腐鼠相嚇也。爲何如哉。吾聞之。萬物莫不然。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小河伯而大海若少仲尼而輕伯夷。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夫夔虻之相憐。鯀魚之出游。皆動乎天機而無所待也。吾與子之相樂也。人世之相笑也。皆彼是之兩行也。而又何間焉。主人曰。善哉。吾不能辯也。姑以秋水名閣而書之。以爲記。崇禎四年三月初五日。

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爲墓。鄉之爲堂爲閣游焉息焉者。皆墓域也。直秋水閣之後。竹樹掩曖。礪石錯列。宮之以爲墓田丙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靚深。倣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以來。有以栢屋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牢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庭中有老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女並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礪繞墓前。穴墻而出。以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鬪擊蛇龍。攫拏風雷。喧。逐。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

流。開東崖旋。瀆沸土瀑。深然而下。經第五橋。以入於明堂之水。梁簡文所謂拂水縣流。天河俱會者。循行吾欄檻之間。猶硯池帶水也。礪之洪流。又折而北。匯於堂之西。石壁之下。有泉湛然。所謂歸來泉也。泉之下。洄池蓄停。礪石平布。其西築室方丈。幽陰蒼蔚。翠蔓蒙絡。日車蒼涼。月輪穿漏。此吾堂之別館也。堂之東北隅。有樓以燕處。有陰室以違夏。有陽室以違冬。庋閣庖湑。順序以爲此。吾所以翼夫堂也。予之營斯堂也。財一年。而有急徵之禍。繫踰年而歸。歸而廬於此也。歲時伏臘。晨昏肅拜。顧明發有懷之義。未嘗不僂然。如有見。愾然如有聞也。霜淒月黑。風雨如晦。白楊蕭騷。山谷震駭。念古之孝子。遠墳而啼。攀柏而泣。未嘗不膚粟骨驚。媿而祈死也。良夜開卷。閒房點筆。追思壯年。昔游春燈秋卷。未嘗不撫駒策。驥歎老至而悲。無聞也。雒中之冠帶。汝南之車騎。蜀郡之好事。鄠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駕。履寫交錯。舟舫填咽。邑屋圓其無人。空山爲之成市。畏虛名之難居。知物望之不易。副未嘗不遜然以思。默然以慙。而悄然以恐也。歲月荏苒。世務牽繼。廬三年而復返。俛仰感歎。輒爲之記。詩不云乎。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哉。若夫游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花信樓記

於墓道之東偏。擇爽塏之地、撤耦耕堂而徙焉。招孟陽也。堂之前、隙地與秋水閣相直。庀山居之。餘材爲樓五間。後山如屏。前湖如鏡。堤池折旋。景物攢簇。名之曰花信。而劉狀元胤平書其額。拂水游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媪。踏青之士女。連袂接袵。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呼喧闐。游塵合沓。呵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作斯樓也。而美其名。幾以飽其觀聽。誘而奪之。樓既成。堤之西東。閣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來者滋益衆。客或甚余。誘而奪之之法。不已窮乎。予曰。予之名樓也。以花信。而游人之追奔走集者。爲花來也。當此之時。風柔日麗。春山如粧。春湖如鏡。弱柳縹烟。天桃暈雨。相與握蘭贈藥。思吟怨歌。靚觀微步。傍徨徙倚。非有以誘之。誰得而奪之。迨乎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嗜嗜。羣女出桑。游者息。觀者止。紅綻綠肥。草長麥秀。於斯時也。誰誘之。而誰奪之耶。

吾與子倚飛閣。臨長堤。身游於嬌花寵柳餘香殢紛之中。欣欣然如有得也。已而時序遷。改繁華。代謝譬之雨止雲收。酒闌人散。未嘗不漚然。如有所失也。造物者之於吾與子也。其誘且奪之則已久矣。而予猶未之寤歟。客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姑記其語於壁。花時登斯樓也。更與子飲酒。

留仙館記

得周氏之廢圃於北郭。古木藂石。鬱蒼蒼蔚。其西偏有陋室焉。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樹綠沈几。山翠濕牖。烟霞澄鮮。雲物靚深。過者咸歎賞以爲靈區別館也。樹之眉曰留仙之館。客視而歎曰。虞山故仙山也。斯館也。西望乾元宮。徐神翁之雪井在焉。迤而南爲招真治。梁簡文所銘二始八會者也。折而北爲烏目山。淳于斟遇慧車子授虹景經處也。子將隱矣。有意於登真度世。名其館爲留仙。不亦可乎。予曰。不然。予之名館者。慈谿馮氏爾。賡號留仙者也。予取友於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留仙之於我。古所謂王貢稽呂。無以尙也。予旣老

於一丘而留仙爲天子之勞臣。支柱於津門滄水之間。逝而思思而不得見。眉之館焉。所以識也。客曰。是矣。則胡不書其姓。繫其官。而以別號名館。使人疑於望仙。迎仙之屬歟。予笑曰。子必以洪厓赤松。貪六氣而飲沆瀣者。而後爲仙歟。吾之所謂仙者。有異焉。老子吾夫子之所學焉者也。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禮經之所載也。許叔遜。龍沙之祖也。淨明忠孝。其教法在也。以真誥考之。忠臣孝子。歷數千百年。猶在金房玉室之間。迄於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館。比於望仙。迎仙。何不可哉。士君子出而致身。遂志。分主憂。振國恤。其爲修煉也。視山澤之麀鷗。息禽戲塊。然獨存者。所得孰多。吾嘗從樵陽之侶。窺石函之闕。籍得廁名其間者。吾黨蓋有人焉。未可謂神仙去人遠也。客曰。善哉。請書之以爲記。俟其他日。功成身退。爲五湖三峯之游。宴坐於斯館。相與縱飲。舒嘯。而以斯文示之。崇禎壬午小歲日記。

玉黛軒記

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爲梅花苦寒。蘭花傷艷。山礬清而不寒。香而不艷。有

淑姬靜女之風。蠟海棠。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賞其言。今年得兩株於廢圃老
墻之下。剗與草除瓦礫。披而出之。皆百歲物也。老幹攖拏。膠枝扶疎。如衣。從風
如袖。拂地。又如人栝。拳乍脫。相扶而立。相視而笑。君顧而樂之。爲屋三楹。啓北
牖以承之。而請名於予。予名之曰玉縈。而爲之記曰。瑒花之更名山礬。始於黃
魯直。以瑒花爲唐昌之玉縈者。段謙叙曾端伯洪景廬也。其辨證而以爲非者。
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卽玉縈耶。非耶。誠無可援據。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
之雪縈瓊絲。王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實而欲奪其名
乎。物珎於希。忽於近。在江南則爲山礬。爲米囊。野人牧豎。夷爲樵蘇。在長安則
爲玉縈。神女爲之下。九天停飈。輪礬折而後去。固其所也。以爲玉縈不生凡地。
惟唐昌及集賢翰林有之。則陋。又以爲玉縈之種。江南惟招隱有之。然則子充
非重玉縈也。重李文饒之玉縈耳。玉樹青葱。長卿之賦也。瓊樹璧月。江總之辭
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將訪其種於宮中。窮其根於天上乎。吾故斷取玉縈。以
榜斯軒。春時花放。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爲詩以記之。訂山礬之名爲玉縈。

而無復比場更礮之譏也。則自予與君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記。

匪齋記

易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世儒之解曰。匪人猶曰小人也。易言君子小人多矣。於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於否曰內小人而外君子。遜則曰吉曰否。解則曰有解曰退。革則曰豹變曰革。而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曰小人勿用。同人之九三曰小人弗克。皆鑿鑿乎指小人而質言之也。於比何獨不然。比之卦以九五居陽爲主。而五陰皆求比焉。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永貞而不遇其主。則猶未免於咎也。初六之有孚盈缶。永貞而遇其主。故曰无咎。終來有宅。拔茅彙征。不遐遺。朋亡。泰之道也。故曰吉。六二之自內。內而得君。六四之外。比。外而得賢。故皆曰貞吉。六三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其人。中懷永貞。蘊初六之盈缶。而不遇其主者也。莫益之。或擊之。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象曰不亦傷乎。夫子蓋傷之也。水流濕。火就燥。比之相從。各以其類。漢之有李固。胡廣。趙

戒○之○匪○人○也○。唐○之○有○陸○贄○。裴○延○齡○。趙○憬○之○匪○人○也○。易○不○言○君○子○。小○人○而○曰○匪○人○。虛○其○位○。以○俟○人○主○之○決○擇○也○。不○言○凶○。不○言○咎○。而○言○傷○者○何○也○。有○九○五○剛○中○之○至○顯○。比○於○上○。五○陰○之○求○比○者○。用○三○驅○之○道○。以○縱○舍○之○。雖○違○有○孚○之○吉○。而○終○免○後○夫○之○凶○。則○亦○止○於○傷○而○已○矣○。崇○禎○元○年○。予○以○閣○訟○奉○明○旨○。鑄○責○曰○。中○有○匪○人○。上○方○向○學○。精○於○詩○書○。取○原○筮○之○辭○。以○斷○枚○卜○之○獄○。不○斥○言○小○人○。而○曰○匪○人○。使○臣○子○雖○退○廢○。其○名○猶○可○居○也○。震○怒○之○後○。事○得○白○。卽○放○歸○。王○用○三○驱○失○前○禽○之○義○也○。聖○主○之○放○其○臣○也○。有○哀○矜○無○忿○疾○。傷○之○道○也○。客○有○言○予○者○。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上○不○以○蹇○之○匪○躬○勗○子○乎○。予○曰○。是○何○敢○哉○。請○以○上○之○明○旨○。名○其○讀○書○之○齋○曰○匪○。而○繹○其○說○。以○爲○記○。

游黃山記序

辛己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約以梅花時相尋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於白嶽。黃山之興少闕矣。徐維翰書來勸駕。讀之，兩腋欲舉。遂挾吳去塵以行。吳長孺爲戒車馬，庀糗脯。子舍去非，羣從相向慙息。而皆不能從也。維翰之書曰：白嶽奇峭，猶畫家小景耳。巉崎幽石，盡爲惡俗黃冠所塗點。黃山奇峰拔地，高者幾千丈，庫亦數百丈。上無所附，足無所迤。石色蒼潤，玲瓏天曲。每有一罅，輒有一松。逕之短鬚老骨，千百其狀。俱以石爲土。歷東南二嶽，北至叭哈以外，南至落迦。匡廬九華，都不足伯仲。大約口摹決不能盡。懸想決不能及。雖廢時日，煩跋涉，終不可不到也。是游也，得詩二十餘首。寒窗無事，補作記九篇。已而悔曰：維翰之言盡矣。又多乎哉。余之援筆爲此編也。客聞之，索觀者相屬。余不能拒。遂撰次爲一卷。先詒孟陽于長翰山中，而畧舉維翰之書以發其端。壬午孟陞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記之一

黃山聳秀峻極，作鎮一方。江南諸山，天台天目爲最。以地形準之，黃山之趾與二山齊。浙東西宣歙池饒江信諸郡之山，皆黃山之枝隴也。其水東南流入于歙，北入于宣，南入于杭，于睦于衢。自衢西入于饒，西北入于貴池，其峰曰天都，天所都也。亦曰三天子都。東南西北皆有都，數千里內之山，扈者歸者，岌者峘者，嶧者，蜀者，皆黃山之負，辰，几，格也。古之建都者，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必有大川巨浸以流其惡。黃山之水，奔注交屬，分流于諸郡者，皆自湯泉而出，其爲流惡也亦遠矣。謂之天都也，不亦宜乎。余以二月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自商山至郡，七十里。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至湯院，又八里。其所逕，寺曰楊干臺，曰容成，潭曰長潭，嶺曰石碓，石曰薊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勢坡陀，攀确，擁厓，據壁，溪流縈折，潛岸相錯。其人家，衣美箭，被芳草，畧約拒門，蔬籬阻水，裘裳濟涉，半在烟嵐雲氣中。繇長潭而山口，山率環谷，水率注溪，谷窮始入山。蓋山與谷如堂如防，旋相宮，又相別也。溪水清澈如矢，或瀆沸如輪，文石錯落，溪淺見底，百里之內，天容沈寥，雲物鮮華，游塵飛埃，望厓却反。人世腥腐穢

濁之氣、無從至焉。余語同游者曰、子知黃山乎。是天中之都會、而軒轅之洞府也。二百里內、皆離宮閣道、羣真之所往來、百神之所至止。殆有神物司啓閉、給糞除于此地、而人未之見也。吾嘗游岱矣、未及登天門上日觀、不知岱之尊也。今吾之至于斯也、肅然而清、悄然而恐、恍然如在天都石門之上。余之茲游也、而豈徒哉。是日浴于湯池、宿藥谷之桃源菴。

記之二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麓也。登山之逕於是始。湯泉之流、自紫石峰六百仞、縣布其下。有香泉溪、泉口潰沸蒸熱、冷泉下注、涼溫齊和。灑尾涌出、穢濁迸去。初浴、汗蒸蒸溢毛孔、已而愾然霍然、如醒斯析、如瘡斯解。拍浮久之、怳然感素女玉真之事、作留題四絕句。浴罷、風于亭巾、屨衣袂、飄飄然皆塵外物也。折而西、竹樹交加、崖石撐柱、蒙籠幕歷、如無人徑。行半里許、余氏桃源菴在焉。菴之前、天都青鸞鉢孟諸峰、回合如屏障。其左、則白龍潭水、膏渟黛蓄、噴薄巨石、水聲砰磅。微雨霖霖、辛夷炤簷、皎如玉雪。俄聞籬落、開剝啄。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

來訪。足音蹙然、足樂也。午夜聞衝撞彌急。溪聲雨聲、澎湃錯互。晨起、坐小樓、視天都峰。瀑布痕爛斑駁。俄而雨大至。風水發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龍。掉頭。掉尾。橫拖。倒拔。白龍潭水。鼓怒觸搏。林木轟磕。几席震掉。雨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白。日下春。少閒。乃相與商游事焉。奈氏菴傍湯池。朝夕浴于斯。飲于斯。汲于斯。以斯池爲湯沐焉。服食焉。皆可也。昔人飲菊潭而強。飲杞水而壽。况丹砂之泉。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以千金賃藥谷之廬。以二千金庀糗糧治藥物。沐飲于斯泉者數年。登真度世。可執券而取也。今有進賢冠于此。曰。賣之。三千金。人爭攘臂而求之。以三千金買一仙人。則掉頭不顧。此可爲一笑者也。

記之三

繇詳符寺、度石橋而北。踰慈光寺。行數里、逕硃砂菴而上。其東曰紫石峰。三十六峰之第四峰。與青鸞天都皆嶧山也。過此。取道鉢盂老人兩峰之間。峰趾相並。兩崖合杳。彌望削成不見罅縫。捫壁而往。呀然洞開。軒豁呈露。如闕門闔。登

山者蓋發軔于此。里許憩觀音崖。崖欹立如側蓋。逕老人峰。立石如老人偃僂。縣厓多奇松。裂石迸出。糾枝覆蓋。白雲蓬蓬冒松起。僧曰。雲將鋪海。盍少待諸。遂憩於面峰之亭。登山極望。山河大地皆海也。天將雨。則雲族而聚于山。將晴。則雲解而歸于山。山河大地。其聚其歸。皆所謂鋪海也。雲初起。如冒絮盤旋。老人腰脊間。俄而滅頂及足。却迎凌亂。迫據廻合。瀾漫匝。海亦雲也。雲亦海也。穿漏盪摩。如百千樓閣。如奔馬。如風檣。奔踊卻會。不可名狀。盪胸撲面。身在層雲中。亦一老人峰也。久之。雲氣解。皎如浪文水勢。絡繹四散。又如歸師班馬。倏忽崩潰。窅然不可復跡矣。回望老人峰。偃僂如故。若遲而肅客者。緣天都趾而西。至文殊院。宿焉。黃山自觀音厓而上。老木撐徑。壽藤冒石。青竹綠莎。蒙絡搖綴。日景乍穿。飛泉忽灑。陰沉窅窱。非復人世。山未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峰。天宇恢廓。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參錯涌現。怳怳然又度一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記之四

憩桃源菴。指天都爲諸峰之中峰。山形絡繹，未有以殊異也。雲生峰腰，層巒如
褱衣焉。雲氣翳翳，峰各離立。天都乃巋然于諸峰矣。並老人峰沿砌上，皆緣天
都之趾，援危松，攀罅壁，或折而陞，或縣而度，旋觀天都如冕而垂，如介而立，眇
向之所見，尊嚴有加焉。下嶺復上，僧方鑿石斧鑿之痕，與趾相錯也。石壁斷裂，
人從石罅中上，歷罅里許。天都逐罅而走，甫瞪目而踵已失也。甫曳踵而目又
失也。壁絕石復上合，乃梯而下。人之下如汲井身，則其縋也汲既深，縋穴地而
出，又從井幹中上也。折而陟臺，是爲文殊院。普門安公所荒度也。院負疊嶂，峰
左象右獅，二羅松如羽蓋，面擁石如覆袈裟。其上有跌跡，其下下絕。桃花峰居
跌石之足，桃花之湯出焉。其東則天都峯如旒倒垂，其西則蓮花峰獻萼焉。其
西面曠如也。指點凝望，浮烟蠶霧，青蔥紺碧，穿漏于夕陽平楚之間。已而烟凝
靄積，四望如一。暮景夕嵐，無徃而非雲海。向所沾沾于老人峰者，又存乎見少
矣。生臺有二鴉翔集，僧言此神鴉也。明日當爲公先導，與之食，祝而遣之。寢室
不滿一弓，夜氣肅冽，與老僧推戶而起。三十六峰，微茫浸月魄中，露零瀼瀼，霑

溼巾屨。悽神寒骨。峭愴而返。余故好山。栖野宿。以此方之。其猶在曲屋突夏。砥室羅幃之中乎。余之山居而宿焉者。自茲夕始也。

記之五

清曉。出文殊院。神鴉背行而先。炤微幻空。兩僧從焉。避蓮華溝險。從支逕右折。險益甚。炤微肘掖。余臂幻空踵。受余趾。三人者。暨與駝蛩若也。行三里許。憩炤微菴。菴背蓮花。面天都。負山屨屨。蔽虧雲漢。俯視洞壑。日車在下。陰菴簷。藉白石。出孟陽。畫扇。偶觀。惜不與偕杖屨也。二僧踞盤石。疏記所宜游者。曰。繇喝石居。三里至一線天。再折一里許。下百步雲梯。又一里上。大悲頂。出新闢小徑。三里許。達天海。飯訖。東北行。上平天。行五里。上石筍。轉始信峯。經散花塢。看擾龍松。過師子林。上光明頂。復歸天海。少憩。登煉丹臺而還。日未亭午。天氣如清秋。此游天所相也。食時。飯天海。神鴉却而迎焉。次第游歷。如二僧之云。日夕鴉去。廻翔如顧別。乃返天海宿焉。一線天。石壁峭愴。水旁激如雨。疾趨過之。傳曰。巖岑之下。古人之所避風雨。謂此也。雲梯。當蓮華峰之趾。磴道歷七百級。磴

陜而級長。踵曳如絙。脛垂如汲。下上攀援。後趾須前趾。前踵蹠後踵。旁瞰股栗。作氣而後下。乃相慶脫于險也。始信峰于三十六峰不中爲兒孫。一部婁耳。而頗踞諸峰之勝。絲師子林東折。兩崖陡立。相去丈許。北崖裂罅處。一松被南崖。援之以度。陟其巔。茆菴欹傾。積雪撐拄。俯視雲氣。諸峰蠶出。其最奇石筍。也。圖經云。黃帝浮丘公上昇之後。雙石筍化成峰。可高千丈。今石筍攢立。不啻千百。嵌空突起。拔地插天。鈎連坼裂。譎詭化質。亦不可以丈計。豈造物者役使鬼神。破碎虛空。穿大地爲苑囿。鑿混沌之肺腑。以有此也。起視大壑。却立萬仞。指點宣州池陽。堆皺蹙摺。縈如困廩。馮高臨下。如限堵墻。堆阜虛落。人語殷殷。過此則翠微松谷。黃山西北之境。盡矣。煉丹臺之前。拱立相向者。煉丹峰也。翠微飛來諸峰。各負勢不相下。胥俛爲環衛。崩壓倚傾。櫛比栞布。若削劍戟。若樹儲胥。軒轅相宅之地。故有神物護詞。妄人不察。設版築室。宜其蕩剛風而焚劫火。不終朝而輒毀也。三十六峰。側影旁軼。敷花如菡萏。丹臺藏貯其中。如的中之。薏臺方廣。可置萬人。三面劊削。前臨無地。却行偃臥。足踏踏不能舉。目眴眩者。

久之。余之登茲山也。自湯寺而上。披蒙茸。歷幽仄。蓋奧如也。自文殊院而上。指削成。遡雲漢。蓋曠如也。及遵石筍丹臺。觀夕陽。望光景。意迷精爽。默自循省。靈區異境。顯顯心目。安知俛仰之間。不將一曠。遷改夜半。有負之而趨者。與安知吾身在此。而市朝陵谷。堆塵聚塊者。不已。昏然若喪。與又安知吾所坐之處。所游之地。非幻化爲之。如所謂五山之根。無所連著者。而吾亦將馮空而碩。虛歎余肉人也。載朽腐之軀。以游乎清都紫微。余心蕩焉。夫安得不執化人之祛。謹而求還也。與楚莊王曰。子具于強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死。恐留之而不能反。吾之於此山。所以游焉而樂。樂焉而不敢以久留也。

記之六

晨起。風蓬蓬然。取道雲梯。面風逆上。負風而仆。仆而起。兩腋若有人相扶。不知其爲風力也。盡雲梯。則爲蓮華峰之趾。徑如荷莖。紆迴藏峰腹中。磴窮。穿峰腹而出。如緣荷本。上重臺也。風愈厲逆。曳不得上。乃據石趺坐。以俟登陟者。巡途而下。欲前復却。一松一石。低廻如故人。僧曰。三十六峰。處處惜別。盍早至。慈光。

寺招邀諸峰。與執手欄楯間乎。寺踞天都之隴。枕桃花蓮華二峰。左則硃砂青鸞紫石。右則疊嶂雲門並外翼焉。普門安公者。縛禪清涼山中。定中見黃山。遂繇清涼徒焉。比入都門。願力冥感。慈聖皇太后。頒內帑爲薙髮。賜紫衣幡杖。

神宗賜寺額曰慈光降敕護持。今寺尊奉藏經。

慈聖所欽賜裝池也。四面

金像。像七層。層四尊。凡二十有八層。有蓮花坐。坐有七準提。居葉中。一葉一佛。佛不啻萬計。慈聖及兩宮所施造也。普門將構四面殿。手削木爲式。四阿四

嚮。不失豪髮。今藏弄焉。普門隻手開山。熾然建立。當其時。兩宮之慈恩加被。

四海之物力。充牣。移兜率于人間。化榛莽爲佛土。何其盛也。軍興日煩。飢饉洊

至。鐘魚寥落。糠粃不繼。追鼓鐘于長信。數伽藍于雒陽。蓋不勝滄海劫灰之歎。

焉。斯李文叔之所以致慨于名園也。普門塔在寺後。白石鑿鑿。桃花流水。圍繞

塔前。人世牛眠。馬鬣起冢象祁連者。方斯蔑如。亦可感也。是夕。再浴湯池。宿桃

源菴。山僧相送。不忍舍。鄭重而別。寄語天都蓮花諸峰。如吳人語。念相聞也。元

人汪澤民曰。宿湯寺聞啼禽聲。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余

方有南浦之別。聞之悽然。感余心焉。既與黃山別。遂窮日之力以歸。

記之七

余之登山也。浴湯池。憇桃源菴。夜半大雨。坐白龍潭小樓。看天都峰瀑布。雨止。登山。雲氣猶滃鬱。登老人峰。看鋪海。山行三日。天宇軒豁。如高秋蕭辰。一望千里。每春夏登山。烟嵐偪塞。不辨尋丈。山僧歎詫。得未曾有。甫出山。雨復大作。淋漓霑溼。同游者更相慶也。客曰。黃山之游樂乎。余應之曰。樂則樂矣。游則未也。三十六峰之最著者。莫如天都蓮花。出芳村。則蓮花峰。離立抵白龍潭。則天都正中。如屏陟慈光寺。踞天都而枕蓮花。離而又屬。顧若宿留。憇文殊院。天都東拱若幡幢。之建立蓮花右。翊若瓣花之披敷。兩峰之面目畢見矣。自茲以往。俯背易嚮。步武換形。如鏡中取影。橫見倒出。非坐臥俯仰不能。髣髴而茲游未遑也。昔人言採藥者。裹三日糧。達天都頂。萬歷間。普門闢菴。相繼登陟。石塔旛燈。儼然在焉。夫獨非腐肉朽骨。而遂如天之不可以升耶。石門爲黟山之中峰。歙郡黃山樓北瞰此峰。峰勢中坼若巨門。唐人有詩曰。閒倚朱欄西北望。只宜名

作石門樓。則石門之高峻。唐時郡樓見之。而游人無復過問。卽山僧亦莫知所
在此。可以名游耶。游茲山者。必當裹餼糧。曳芒屨。經年累月。與山僧樵翁爲伴。
侶。庶可以攬山川之性情。窮峰巒之形勝。然而霞城乳竇。紫床碧枕。毛人之所
飲。阮公之所歌。未可以津逮也。桃花如扇。松花如繖。竹葉如笠。蓮葉如舟。非鍊
形度世之人。未易造也。三十六峰之巔。樵蘇絕跡。猿鳥悚慄。惟乘鸞輪。駕雲車。
可以至焉。列子言海外五山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來往者。不
可數。吾安知仙聖之人。不徃來于三十六峰之間。如東阡北陌乎。吾將買山桃
源。朝夕浴于湯池。鍊形度世。然後復理游屐焉。山靈其許我哉。

記之八

山之奇。以泉。以雲。以松。水之奇。莫奇于白龍潭。泉之奇。莫奇于湯泉。皆在山麓。
桃源溪水。流入湯泉。乳水源。白雲溪。東流入桃花溪。二十四溪。皆流注山足。山
空中。水實其腹。水之激射。奔注皆自腹以下。故山下有泉。而山上無泉也。山極
高。則雷雨在下。雲之聚而出。旅而歸。皆在腰膂間。每見天都諸峰。雲生如帶。不

能至其冢。久之，滄然四合。雲氣蔽翳其下，而峰頂故在雲外也。鋪海之雲，彌望如海。忽焉迸散，如鳧鷖兔逝。山高出雲外，天宇曠然，雲無所附麗，故也。湯寺以上山，皆直松。名材檜、榧、楠、藤、絡、莎、被、幽、蔭、蒼、蔚。陟老人峰，懸厓多異松。負石絕出，過此以往，無樹非松。無松不奇，有榦大如脰，而根蟠屈以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疏蔽道旁者，有循厓度壑，因依如懸度者，有穿罅穴縫崩迸如側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矯矯如蛟龍者，有臥而起，起而復臥者，有橫而斷斷而復橫者。文殊院之左，雲梯之背，山形下絕，皆有松踞之，倚傾還會與人俛仰。此尤奇也。始信峰之北厓，一松被南崖，援其枝以度，俗所謂接引松也。其西巨石屏立，一松高三尺許，廣一畝，曲幹撐石厓而出，自上穿下石爲中裂，糾結攪拿，所謂擾龍松也。石筍砭鍊丹臺，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筭，如車之有蓋，參差入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松無土以石爲土，其身與皮幹皆石也。滋雲雨，殺霜雪，句喬元氣，甲拆太古，殆亦金膏水碧，上藥靈草之屬，非凡草木也。顧欲斫而取之，作盆盎近玩，不亦陋乎。度雲

梯而東。有長松夭矯。雷劈之仆地。橫亘數十丈。鱗鬣偃蹇。怒張過者。惜之。余笑曰。此造物者爲此戲劇。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年。不知如何槎枒輪囷。蔚爲奇觀也。吳人賣花者。揀梅之老枝。屈折之。約結之。獻春則爲瓶花之尤異者。以相夸焉。茲松也。其亦造物之折枝也。與千年而後。必有徵吾言而一笑者。

記之九

黟山三十六峰。詳載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名。而山僧牧子不能指其處。所知者。天都蓮花煉丹硃砂十餘峰而已。石人峰。譌爲老人。雲門峰。譌爲剪刀。疊嶂峰。譌爲勝蓮。又有以培塿而冒峰名者。始信峰也。李太白有詩。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今不在三十六峰之列。蓋三十六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峰。高二三百仞者。不與焉。白鵝峰。或亦諸峰之一也。自普門安公乘宿夢因緣。闢文殊院。命老人峰。背一嶺。曰三觀嶺。於是命名者紛如。曰光明頂。曰天海。曰師子林。皆傳會文殊院而名也。普門開山之後。徽人以黃山媚客。輅車輜軒。至止相望。所至輒樹眉顏額。磨崖題名。青峰白石。有剝膚黥面之憂。三十六峰。亦將

不能保其故。吾矣。山之巔曰海子。繇平天缸循鍊丹峰里許。名曰海門。光明頂爲前海。師子林爲後海。修廣可數里。如以茲山峻絕。目其平衍處爲海。則華山之頂。高岳四合。重嶺秀起。不名之曰華海。如以雲生之候。彌望雲浪。目之曰海。則秦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名之曰岱海。以海名山。以黃名海。紕繆不典。當一切鐫削。爲山靈一洗之也。自山海經水經。紀三天子鄩。亦曰三天子鄩。地志家紛紛聚訟。有疏通之者曰。率山爲首。黟山爲脊。大鄩爲尻。似矣。新安老生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鄩。婺有三天子鄩。南鄩也。匡廬亦稱三天子鄩。西部也。績溪有大鄩。東北鄩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鄩爲天子都。鄩此伯益桑欽之疏義。而黟山之掌故也。時憲振奇人也。所居環堵。巢書其中。見溪南富人。則唾面去之。余游新安。新安人無能舉其姓名者矣。故余作黃山記。以時憲之言終焉。

